

名家 | 海墘戏台

许谋清

湖尾村和金门岛一水之隔，涨潮 8 海里，退潮 6 海里。这边风景独好。

湖尾村人是天然的歌手，晚上几个人招呼着就穿过村前沿海大道路的涵道到海边聚会，向着渔火点点的黑色大海“嗨歌”。因是夜静，歌声总是传得很远。他们还约来一些民间歌手，一边弹吉他一边唱，把一批村民招来了。路过的车辆，也停下，摇下车窗，听完一支歌再走。

这里是中国四大泳装基地之一。湖尾村设有泳装厂，可周边都是泳装厂，组成一个庞大的产业集群。他们策划一个文化活动，泳装天然近水，很快就把位置锁定在湖尾村。

湖尾村经过改造，有一个特点很明显，村巷很宽，都可以走汽车，这在习惯了只可以过人的窄窄小巷的乡村中是很难得的。可是要找一片开阔地做一个大广场也太难了，虽然不是寸土寸金，可是这里一块那里一块连不成片。怎么办？他们把脸转向大海，海阔天空，可不可以把戏台建在大海上？对，异想天开，做个海墘戏台。百度说，这个“墘”字是闽南话，边沿的意思。海墘戏台，面对大海。观众席呢？在海上。坐在船上看戏？不，是站着看。站在水海里？海一天两次涨退，潮退人进，人散潮进。涨退潮每天的时间是不一样的，海边的人会算得清清楚楚。这应该说是湖尾村人的一个创举。泳装走秀，在海墘戏台，平添一点浪漫色彩，真可以说是面对大海、春暖花开啦。他们还用了一个新名词：泳装嘉年华。

想做一天，却做了 3 天。湖尾村人能歌舞舞，他们不能丢失这个机会，于是增加一天“乡村大舞台”。时间挪来挪去，最后定在农历七月，赶上七夕，于是又有一天“单身派对”。海岸线不长，但他们很爱海，还搞了摄影比赛，这没多占时间，只占空间，裱在三合板上，立在海岸上。天公作美，没有刮风，成全了他们。还有，靠海吃海，这一点，湖尾人是忘不掉的，摆了 50 个美食摊位。饮食卫生很重要，他们一一试吃，不敢有一点纰漏。

因为带着一点实验性，不敢大肆宣扬。结果大出意料，三天，每天都超过 1 万人观看。沿海大通道，路边小车排了几里长。戏台不设遮挡，台前是人，台后也是人，两侧不用戏，全是人。是一场喜气洋洋的乡村盛会。

湖尾村借力造势。泳装走秀，所有费用，泳装厂家全包了。还有一个小插曲，做了一个小记者泳装手绘比赛。

为了活跃整个活动，还有玫瑰义卖。于是，你看到红玫瑰在会场各处的游动曲线。

很有趣的是算潮水。每天晚上 8 点到 10 点演出，第一天、第二天，下午，潮水就都退下去了。第三天，太阳都要下山了，还是浪拍戏台，音响设备不敢往上搬。负责音响的人着急了，一直在问，这海水能不能准时退下去呀？算时间的人只是按潮汐预报算出来的，打肿脸充胖子说，绝对准时。人一看急，看到的海水就是依依不舍的样子，好像今天它们要在这里留下过夜了。可是，真的是很准时，仿佛是突然下的撤退令，潮水就一寸一寸往下降。很快，大海就把观众席给让出来了。

1946 年，一颗原子弹在太平洋的比基尼群岛附近爆炸；18 天后，法国人发明的“三点式泳衣”诞生，也称世界上最小泳衣，它最完美地展示人体、最性感。人们认为它对传统观念的冲击，对于整个世界的震撼，不亚于原子弹爆炸。于是，把这款泳衣命名为比基尼。那么，在一个寺庙很多的乡村的戏台上表演泳装走秀，不也是一次大胆的挑战吗？

大海退潮，村子里的老人就三五成群，拿着椅子到海滩上占位。年轻人都去当义工，没有人拉去帮他们。不要再拿老人当不变的挡箭牌，不变三千年，想变，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。

我关注一个小细节，观众是光脚还是穿鞋？湖尾人说，我们原来是光脚的，踩着烂泥也不怕。不过，沙滩、滩涂，不用光脚，都穿凉鞋。

他们组织了义工，每天活动结束，马上清理。沿海大通道整洁畅通，留在湖尾村的只是一派意犹未尽的欢快。

乡情 | 月娘

许育红

“闽南人称男人‘打捕’——原意为打猎捕鱼，称女人‘在户’——意为在家务农、生育儿女，把月亮尊称为‘月娘’”。我对女儿说,“我是闽南泉州晋江的‘在户仔’，是‘月娘’陪伴着我走在江河湖海的南、北与东、西。”

“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……我们坐在高高的土堆旁边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……”这是妈妈教给我的第一首以“月亮”为牵头词的歌。妈妈是个性格开朗、能歌善舞、兢兢业业的乡村小学教师。妈妈待学生如子女，常免费为他们补课。为此，家中唯一的一张小木桌，常常不属于我们五个兄弟姐妹的份儿。为熟悉每个学生，在寒暑假里，妈妈挨家挨户进行家访。每年“六一”儿童节前后，妈妈既是全校二十多个节目的总编导(包括背景音乐和舞蹈动作)，又是学生上台演出的服装师、化妆师及舞台总指挥。妈妈总结出“套生生字词教学法”——结合闽南话及闽南习俗编成的汉字教学方法，可称一绝，是学区公开教学的典范。从妈妈的“番仔目”(指“老外”的大眼睛)里，我读懂了“付出就是收获”的含义。

乡里有句俗语：两犁走脚皮。十个手指纹中只有两个“圆圈犁纹”的我，大学毕业后，开始从南走向北。是妈妈，在我第一次乘坐的火车启动时，边抹眼泪边小跑着……

火车朝着北京走。望着车窗外面时的“月娘”，我眼前渐渐模糊了。心里想着乡里的湖，我仿佛看见妈妈的泪水一滴一滴落入湖中，汇进了大海……

日本，是我第一次出国的目的地。此地盛行卡拉 OK。一天，我身着妈妈缝制的衣裳，出席了在东京举办的华侨、华人招待宴会。席间，宾主边喝酒边唱歌，大厅里响起了“小时候，妈妈对我讲，大海就是我故乡……”的旋律。那天晚上，“月娘”明亮，而且圆满。

美国，是我第一次从东走向西的国家。我所居住的洛杉矶，由 88 个小城市组成。其中，蒙特利公园市是泉州市的姐妹城市。在那里，我遇见了来自泉州、晋江、石狮三个城市的访问团组成员。他们给我带来了故乡赤土埔上泥土的芳香，带来了“月娘”的问候。

一年，中央电视台为拍摄春节联欢专场晚会到了洛杉矶。当地福建同乡会演出的节目——男女小合唱《爱拼才会赢》，成为该晚会的开场节目。那些福建同乡亲切地称我“老乡”，夸我“水(水灵)”。多么熟悉的乡俗、乡音、乡情！这，就是陪伴着我走遍天涯海角的“月娘”。

“睡觉吧！妈妈亲你娃娃，醒来领你去玩耍，玩耍到了外婆家”，我边唱着催眠曲，边给女儿讲述着“月娘”的故事……



嬉浪 颜英婷 摄

亲情 | 嬉浪

父亲的篮球

翁郑榕

身边的朋友每次问我，为什么那么热爱篮球？我想和我的父亲有很大的关系吧！

父亲爱运动，年轻时特别喜欢打篮球。母亲对我说过：结婚的前一天晚上，你爸爸还抱着一颗篮球，跑到煤矿篮球场那边一个人瞎玩。要结婚的人，心也是真大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上京煤矿为丰富职工业余生活，专门成立了上京篮球队。很荣幸，我的父亲就是其中的一员。打我出生起，我就经常看到父亲在球场上领跑全场，后仰跳投、三步上篮，与队友空中接力……可以想见，那时的父亲何等矫健，充满朝气。

后来有了我，母亲一句话形容得很贴切：当得知生下个男的，你爸爸的表情和阿米尔汗在《摔跤的爸爸》中待产的表情是完全相反的，似乎他一辈子的篮球技术终于有个儿子可以传承！自我懂事以来，父亲便常常带着我练习篮球基本功：弹跳、摸高、运球、传球……单是运球，就反反复复练过低运球、高运球、V 字运球、C 字运球、过桥运球、变向运球……可惜我那时候还小，又天生反骨，动不动和父亲对着干，所以他不得不放弃对我的训练，继续发展他自己。

等我 8 岁的时候，父亲因病被迫“下岗”，从煤矿工人摇身变成小老板，但他的篮球似乎还没“下岗”。后来我家搬到了晋江，在晋江实验小学附近有一个篮球场，远远近近的小伙子总会到这里来打比赛。我和父亲有个约定，放学之后来球场等他，然后等父亲打完球再带我回家。父亲每次在场上进了球，总会双手打开，大声嘶吼，然后从掌声中跑过，享受着篮球带来的快乐。从少年、青年、壮年，直到老年，无论经历什么波折沉浮，父亲似乎一直运着篮球在人生里穿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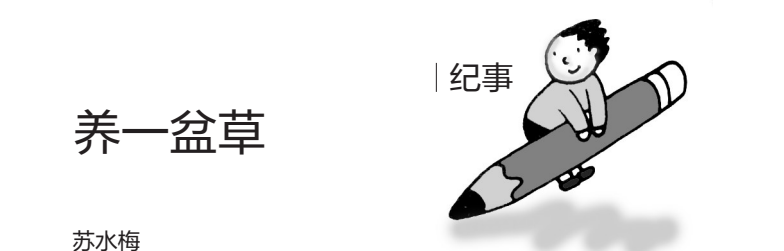
可叹岁月不饶人，年龄越来越大的父亲再也无法在激烈的对抗中攻守自如。在一次“打野球”时，他受伤不轻，经我妈诊断，系腰椎间盘突出差点压迫到马尾神经。我原以为遭遇这种伤病，会让爱篮球的父亲颓废一阵。没想到父亲倒是比我想的乐观，既然不能打比赛，投篮应该没啥问题吧。现在，父亲一有空，就抱着篮球，找个安静的球场，一个人在那运球、投篮、上篮……见谁就说一个人打球训练的好处。在我看来，他这哪是宣传好处，是赤裸裸地四处发展“球童”给他捡球啊！

父亲的篮球，从 5 个人的快乐变成了一个的独处。这样的割舍和更替，我晓得对父亲来说，该是何等的无奈、怅惘。如今，我又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没时间常伴他左右，听我妈说他在家里也很少讨论篮球的话题了。可就在前几天，父亲突然打电话对我说，如果这届大运会能抢到票，他想去现场看一场篮球赛，到时候不管多难，他都要去成都。父亲激动地对我说：“儿子，想当年在北京大运会上，姚明带领中国男篮高歌猛进，在半决赛中以 83 比 82 战胜强大的美国队，晋级决赛。姚明整场贡献了 18 个篮板、5 次盖帽……”

说起篮球，父亲又如数家珍。他想在成都大运会现场观看篮球赛，这不难实现。当不再年轻的父亲坐在观众席上，看着赛场上那些健步如飞、勇敢无畏的年轻身影，他也许会在内心重温自己热血沸腾的青春。



蓝天把大海当成自己的影子，拥抱着嬉戏，一路追逐浪花，留下天空的五线谱，浪花追逐着夕阳的身影，留下沙滩的笑声，每换一波海水，大海就献上，一曲歌赋，吟唱阳光、童年、快乐。



大约七八年前，我就尝试着养过铜钱草。那时候，我一直以为它的名字叫金钱草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“误解”，是因为我听人家聊天时脑子有时会“自动篡改”，保留自己想要的部分。比如，当时的“舍友”小杨和几位友人聊天讨论这种长着圆形绿叶子的植物时，我并没有用心听，心里只想看，她们的聊天赶快结束，安静下来，我好多记几个英语单词。

那年，我报名参加了在职研究生考试。考试有四个科目，其中的英语让我忧心忡忡。虽然早就听说是高校的自主招生考试，对英语的要求没有那么高，但对于我这样只有初中英语水平的人来说，是连阅读题都读不懂的。好在，有近三个月的复习时间，还分发了 10 卷的模拟题。我先是请人帮忙把这些卷子解答出来，然后靠着死记硬背，要把单选和多选题都背下来。

孜孜以求的那些日子里，身边的同事都劝我不必太放在心上。毕竟即使考不上，也不影响自己的生活，还可以按部就班地生活下去。她们和往常一样，中午吃完午饭后，会到我们的办公室里山南海北地聊天，然后再分头回去午休。

我们把折叠床放在办公室隐蔽的角落里，要午休时再铺床、拿被子，午休结束后、上班前要收拾妥当。如今回想起来，那样的日子还挺惬意的，一大群人有着有笑，大家总是其乐融融。小杨种的各种绿植都长得青翠欲滴，每天午后的闲聊便把养花莳草作为一个重要的话题。倘若有什么新鲜的人和事，便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。只是大家都是以一种很温和客观的态度在“就事论事”，也就从来没有产生过什么副作用。

在紧张的迎考复习过程中，我曾尝试着将小杨种的铜钱草分出一些，种到我的花盆里。也隔三差五地往盆里加水，并仔细端详着，殷切期待着铜钱草能有好的长势。它们的根像细瓜似的水里延展，有的爬到宽口盆的内壁上，就附着再长出一个新的小节，抽出一根细细的茎，茎上面的小圆盘绿得可爱。

很遗憾的是，后来的铜钱草并没有长成葱葱郁郁的样子，就好像我的那场考试一样，并没有能得偿所愿。为此，我还曾偷偷哭过几回。

多年后初夏的一个午后，我听说养铜钱草最关键的一步是要用小石头固定住它们的根。种下去后就尽量不要搬动花盆，浇水时让水沿着花盆壁慢慢流下去，等根长到一定的程度，一个个绿色的小圆盘就会不断地长出来。

果然是“说破不值钱”，我依照指点，果然很快养出了一盆密密匝匝、长势喜人的铜钱草。回首往事，当年的执着如今看来竟显得可贵，正所谓“生命几何时，慷慨各努力”，已经尽力拼过，结果真的并没有那么重要。



附议许谋清散文

黄良

许谋清近期似乎放弃了长期坚持的小说创作，有意识地在专攻散文，他写的历史大散文很有穿透力，尤其是涉及家乡安海与海有关的题材。

《每次涨潮都换一波海水》这本书名本身就起得似是而非。生长在海边的人，对于每次潮水涨退都已熟视无睹，除非赶海讨生计的人才会特别在意。海水来自汪洋，也源于山涧溪壑，潮涨潮落、千变万化，夹带泥沙、被海水倒灌淤积的泥浆形成滩涂。作家对“海丝”主旨辨识解读一如既往，如安海滩涂一样混沌模糊又暗藏复杂腥味，生长造就许多顽皮生命。作者对晋江安海这片土地特别关注。生长在风云际会时代的历史人物，最终结局并没有按主人公预设剧本走向辉煌圆满，令人惊诧莫名心有不甘。郑芝龙、郑成功、伍秉鉴这些明代晚期以后中国历史重量级人物，被许谋清归纳进入这本书第三辑“残缺雕塑”。顾名思义，雕塑残缺，美则美矣，令人侧目遗憾。随着许谋清的意念，他们涂脂抹粉、粉墨登场。这些深藏历史故纸堆里、沾满尘埃的人物，被作家塑造得栩栩如生、牛气十足、气吞山河。他们把握时势，造就非凡，最终留下千秋万岁名，形成寂寞身后事。他们死后的这片经常被暴雨侵袭、台风骚扰的沿海土地上，沉寂了几百年的晋江百姓，依旧头顶炎炎烈日，脚踏灼热红土，艰难地到地里刨食。一拨拨不服命运安排的勇悍者远走异国他乡，经多年顽强拼搏，匍匐前行，终至再现昔日的喧嚣。小说家写的散文可读性与纯粹散文作家笔法笔调思路截然不同，讲叙故事生动、张力蓬勃，历程凹凸有致、跌宕起伏。不同于一般散文主题先行的牵强附会、哲理说教之套路，读者自然而然接受作者隐含含蓄的观点。许谋清每一篇散文的立论不重复自己，不断创造新的视角，传递新理念。从事文学创作时，每一位写作者比较困惑的是，写作过程中，细节布局与语言组织老在原来轨道上绕圈打转，时时时绽现旧痕迹。“赋新篇”是每一位作家梦寐以求的结果。能够做到这一点，来自于许谋清博览群书的阅读，以及他丰富的社会关系网、接触各阶层人群的广泛、与众不同的路径思考。

基于生活观察分析研判，许谋清自如地把握理解生活真实，故事剪裁取舍和提炼看似信手拈来，细节描述却独具匠心，令人印象深刻。活生生事例就摆在眼前，技术性处理体现许氏风范。如我们读《安海港记忆》，说到新加坡安海籍华侨富商黄加种先生回乡探亲，起夜时方便器是一只粗桶；搬住侨联旅社后，店方也提供不了洗澡的热水器；食堂师傅主动热情地用炒菜的大鼎烧水，黄加种洗完澡反而沾一身油……为提升回乡投资长时间居住的生活品质，黄加种兴建了泉州地区第一家三星级酒店，让当时许多不知“星级”设施和服务为何物的晋江人脑洞大开、大开眼界。安平港海埭大规模开发建成安平开发区，吸引一批民营中小企业入驻，带动了家乡制造业发展，安海从此走上工业化、产业化道路。由于城市化进程摧枯拉朽，改变了人们生存、生产、生活条件，日积月累，几十年后，安海港湾自然环境也随之发生根本性变化，安海滩涂从此没有跳跳鱼、没了土笋……安海港千百年孕育孵化生长的土特产，只剩下记忆里的一些凌乱碎片。农耕文化与工业文明的矛盾很难调和，如何解决新与旧的对立统一达到协调和平共处？许谋清曾经在这方面以文学的方式作了深入探索，“海土”系列新乡土小说就是一种尝试，至于能否成功，则不是文学应刻意追寻的目标任务。

上世纪 90 年代，许谋清秉笔直呼，要完成中国农村城市化、城市现代化，必须“完全改变农村”。是否与当前“乡村振兴”主旨不谋而合，长期关注许谋清文学创作道路嬗变的研究者最有发言权。从最近许谋清的散文作品趋于平和的状态，我们看到了作家不再那么壮怀激烈、快意恩仇，随遇而安已成为他文章的主轴。心平气和对待社会新生事物，也许他认为新旧的标签可以互为转化。新是前卫，不具备与生俱来的先进性；旧也不一定就必然被淘汰，不再意味天然落后。从字面上来讲，保守旧传统似乎不仅仅表示贬义，同时还代表传承和完善，而后推动创新发展。

许谋清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令人惊讶，这得益于他爱好广泛、知识积累丰富。在进入人生深秋的阶段，能够保持着如此高产、面对老许，我们这些后学晚辈很惭愧，首先景仰他的夜夜不倦。今天我们谈论他的散文自选集《每次涨潮都换一波海水》，这本书有 20 万字，写人、写景、写史、涉猎广泛，作品林林总总、形形色色，应该会比较满意的选择。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脚下这片土地一如既往地关注，对晋江历史回声“锵锵锵”的“敲锣打鼓”。几十年来，许谋清立足并扎根生他出世他成长的晋江，题材千变万化，万变不离其宗，为中国写晋江是许谋清最个性化的文学表达。

摸清生活与历史底细，形成许谋清文学创作底气！

